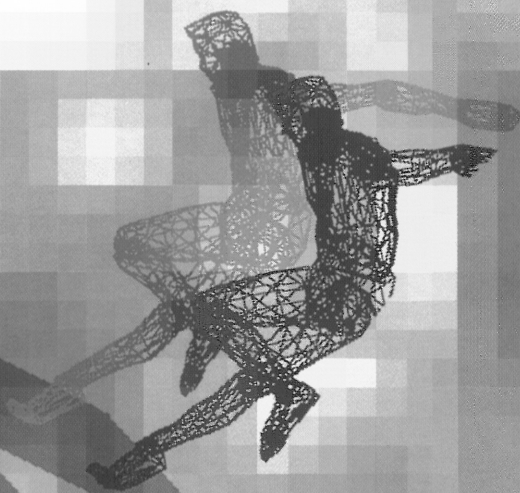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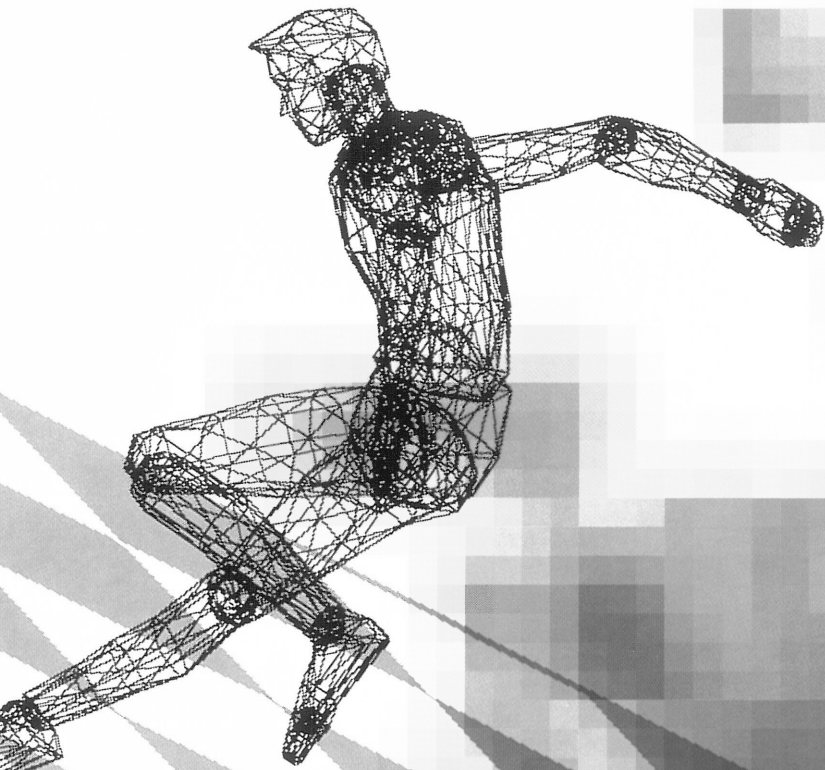


專欄集粹

Special Featur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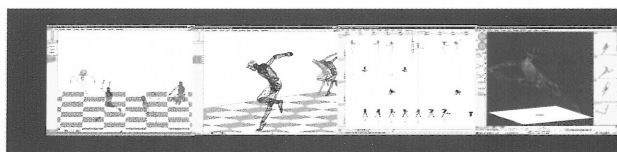


域外紀實 Looking Out

The World Trend of Contemporary Dance

# 世界當代舞蹈的潮流

## The World Trend of Contemporary Dance



# 世界當代舞蹈的潮流

王雲幼 Yun-yu WANG

美國科羅拉多學院 (Colorado College)  
舞蹈系教授

**假**如我們曾經戲稱女人的裙子長度是迷你裙，繞一圈又是復古長裙時代，現在的流行則是一切皆有，都可包容，而當代的舞蹈也湊巧在類似的模式中。當年的現代舞拓荒者在鄧肯(Isodora Duncan)之後，各走出自己的天地來。第一代被認可的瑪莎·葛蘭姆(Martha Graham)及朵瑞絲·韓福瑞(Doris Humphrey)雖然仍在主流上，但已不再被供奉如神。其威力雖較減少，由於主要基金之贊助，其舞團在大劇場演出的時尚仍舊存在。三十年代的即興創始者，如今成為主流的動作使用工具。翠俠·布郎姆(Trisha Brown)的再受重視便是一證，她的老當益壯、鏗而不捨之精神，也是一個主因。

摩斯·康寧漢(Merce Cunningham)亦是另一位老當益壯的前輩，他一再使出新招，舞蹈科技一直是他的興趣。由當年與前衛音樂家約翰·科契(John Cage)之合作及對易經中「機會」(Chance)之使用，到如今科技之多方嚐試，康寧漢雖然已近九十，他的新科技舞作，今年七月才在紐約市林肯中心(Lincoln Center, New York City)演出。紐約時報(New York Time)及時代雜誌(Times

Magazine)大篇幅報導這個新紀元的藝術創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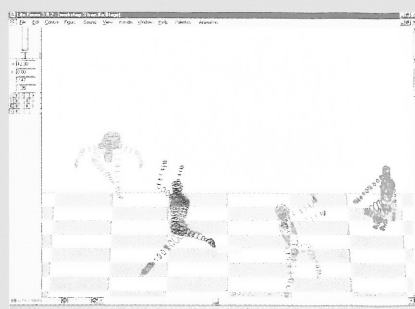
年輕一代的舞蹈觀眾可能會告訴你，他們最愛的是如脫韁野馬的大衛·帕森(David Parson)。帕森的「閃電」(flash)，十年前創作至今，仍是當紅舞作。他利用燈明、燈暗，如閃電般之速度，讓舞者跳躍在空中。觀眾在燈亮，剎那之間，只看到在空中的舞者，造成有如全舞當中，舞者皆是浮現在空中，沒有落地的幻景。動力十足，點子是腦筋急轉彎型的帕森巡迴演出，觀眾永遠滿席。中青代的舞者群，則不以爲然的說，即興舞蹈才更具吸引力。即興打破傳統動作的束縛，引導舞者走向未來的可能性。現代舞動作語彙已然竭盡的此刻，需要的是回歸身體的自我，以便呼應新紀元之來到。

由拓荒者、中青代到年輕一代，我們看到世界舞蹈潮流的變化，如同台北街頭女士們的裙子長度一般，各有自己的走向，自由自在，充滿各自的自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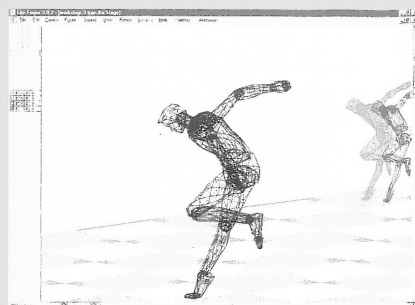
現代舞起始在美國，一世紀下來，雖然仍引領

作品名稱: 景色  
編舞及動畫: 黃易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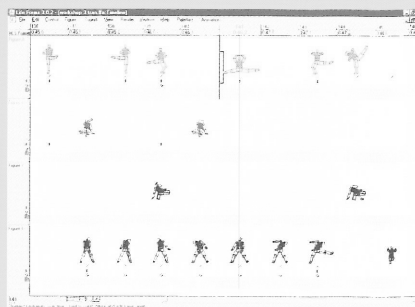
舞台視窗 1  
(stage  
1.psd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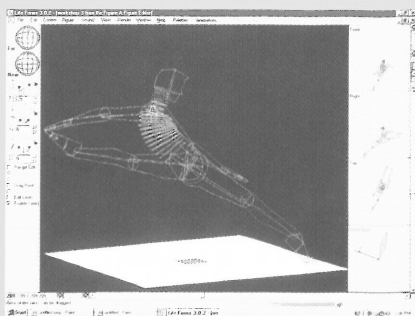
舞台視窗 2  
(stage  
2.psd)



時間線  
(timeline  
.psd)



圖形編輯器  
(figure  
editor.psd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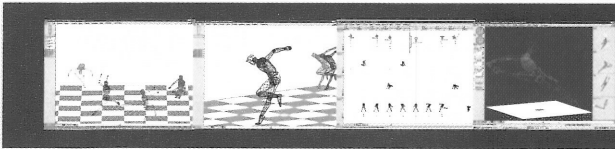
主流，已然傳布到亞洲、歐洲並換了主人。德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藝術創作走出自己的前衛風格。皮納·鮑喜(Pina Bouch)，簡單俐落、勁力強猛之群舞以及舞台與非舞台之特色，深深地震撼著九十年代的世界舞壇。亞洲早期受政治壓榨的狀況也有了釋放的轉變，開始創出自己舞蹈創作的形式，過去傳統的包袱已漸脫去，想要說的話，也敢於說出。迅速變化的世界潮流，引進了西方的一切，也刺激著亞洲新生一代的舞蹈界。不願輸於人後的亞洲人，已跨過學習、抄襲的過程，並行於一向領先的西方舞蹈界。

現在的廣州現代舞團以及早期的雲門，抽象的集體語言，大膽的敘述著多年來被壓制之情緒。舞作傾向於咆哮、勇猛衝撞，震撼著觀眾，高難度的技巧之呈現，令西方人頓足驚嘆。

當東西方由於科技的進步，結合漸多，國際性的交流清楚的呈現在大眾之面前。傳統的影子，幾乎只是一個極少的差微。尤其亞洲舞者大量流動到西方，吸收著無盡的資源，飽滿的回歸之後，傾向更廣闊的當代藝術之國際觀。而西方早



## The World Trend of Contemporary Dance



期拓荒者，如聖丹尼斯(Ruth St. Denis)的東方表象，已成歷史，西方的創作者，來到東方，為的是尋求更深沉於心靈的內在追尋。朝聖的西方舞蹈創作者，飢渴的吸吮著亞洲各地的靈性之水。

流動於這國際現象的編舞家們之間的，也不再是只有“感覺”的舞蹈。教育的介入融合，使得舞蹈創作者泉源更加豐富。德國籍的拉邦(R. Laban)早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後，已灑下了豐富的教育、理性種子，半個世紀來，更加遍灑出去。大半的舞者及編舞者教育程度增加，受過理性的訓練、文學的薰陶。他們要世人重新去評估舞蹈，他們要爭取百年來永遠落在其它三種藝術——音樂、美術、戲劇——之後的舞蹈藝術。

拉邦創立的舞譜，保存了豐富的現代舞作，讓新一代有機會利用如同音樂樂譜般的紀錄，重新在肢體上體會當年的動感，也讓舞蹈歷史課不再只是視覺上，二度空間的觀賞而已，拉邦另一套記錄動作質地，更可引用到舞蹈運動傷害、舞評、人類學、犯罪學、醫學方面的科學性分析方法，使得舞蹈得以與其它領域流通使用。如同其

它領域的發展，舞蹈不再只是單一舞蹈，或只是四大藝術——舞蹈、音樂、戲劇、美術，舞蹈在新的紀元是多元性的。

另一個衝擊來自於科技的參與。本年三月期間，在美國亞歷桑那(Arizona, USA)，才剛舉行第三屆世界舞蹈科技會議(International Dance Technology Conference)，除了呈現舞蹈教學上電腦程式設計的參與之外，表演創作也不落於後。加入了各種科技可能性的作品，在小劇場中演出，雖然觀念仍在起步中，創意的可能性已然有了雛形。

在二十世紀此時此刻，縱觀活躍於世界各地之舞蹈家們，我們會發現這萬象雜陳的狀況，是否應理出個頭緒？或這個紀元的代表舞蹈潮流？其實這便是當今的潮流——是各式各樣皆站在峰頂上的，是表演創作與舞蹈教育的結合；是各門各派的特色，但各自有意義的存在；更是東西方互相流通、互相敬仰與尊重的舞蹈藝術結合，世界當代舞蹈的潮流便是如此包容在這個國際中。